

G

半边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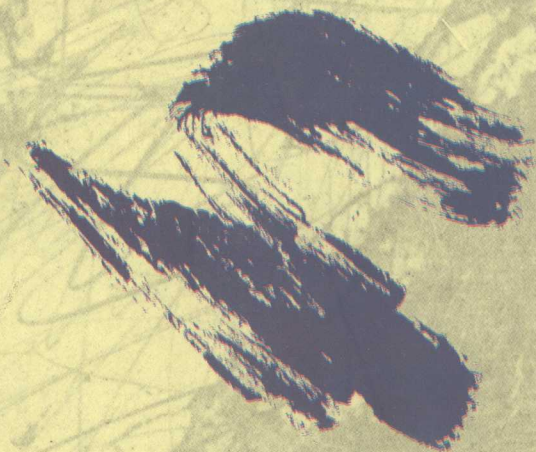
金永福 著

贵州文学丛书 *Guizhou wenxue cong shu*

GUI ZHOU WENXUE CONG SHU

汤保华 — 戴明贤 — 姜澄清 — 伍元新 — 唐亚平 — 徐达 — 金永福 — 韦翰 — 巴迅 — 张建建

贵州文学丛书第3辑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朱吉成
封面设计 曹琼德

半 边 户
金永福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1)

贵州新华激光照排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8.375 印张

字数: 201 千字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221-04062-1/I·866 定价: 11.60 元

《贵州文学丛书》总序

卢惠龙

当我们提到文学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份庄严。从西方的罗曼·罗兰，到东方的川端康成，从《人鼠之间》，到《百年孤独》，都在为人类的智慧和文明锲而不舍地作证。

我来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南端的时候，这份庄严又不期而至。眼下是大西洋湛蓝的波涛，长长的白得刺眼的沙滩，高高的海岬和棕色的山脉，墨西哥湾流里船艇正下锚靠岸，海风里夹着带腥味的气息。这里是美利坚的最南端了。喜好云游的美国人，很随意地从这里出入古巴。此时此地，不能不想起那位令人激奋的古巴老渔人和他身边巨大的鲨鱼。

唔！墨西哥湾流里还有成群的铲鼻鲨、马科鲨、斑鲨扑向桑蒂老人的小艇？桑蒂老人还在黑暗的大海上寻觅哈瓦那的灯火？

离我脚下不到二十海里的地方，有一个叫韦斯特的小岛。那个屁股上挂着一罐杜松子酒的酒徒，那个满脸胡子、满腔胸毛的拳师，那个提着来福枪在密西根森林打猎的猎人，那个不相信罗斯福新政会改善人性的死硬记者，那个让美国驻瑞典大使卡波特从瑞典国王手中代领诺贝尔文学金质奖章的作家，我们尊敬有加的厄纳斯特·海明威老人，六十多年前，带着一本新小说的前几章，带着他的妻子宝琳·卜菲弗来到韦斯特这个小岛上，一住十年，做远海打鱼……

老人与海！老人与海！

这是人类与自然的一种怎样的生死搏斗？

桑蒂老人终于套到比他的小艇还长的大鱼，却没法把大鱼拉动。他的手掌被钓绳割得血肉模糊，只得将钓绳绕在背上，身体抵住坐板，对抗大鱼的拉力。绳索在背上割破肌肉的剧痛简直超过“痛苦”二字，让他渐渐麻木。

大鱼跳起来，在海面掀起风暴，他听见大海裂开的声音，眼睛下面划出伤口，血往下滴。他还是尽可能高举鱼叉，使出临时焕发出来的特殊力量，把鱼叉刺进大鱼胸鳍的后方。

忍受饥饿，在海上和大鱼周旋三天三夜。

大鱼不止一千五百磅，小艇装不下，他用套索把它绑在船边上。这时他几乎累死、饿死。

他拖着大鱼返回陆地的时候，铲鼻鲨、马科鲨、斑鲨三次向小艇发起攻击。桑蒂老人听到大鱼皮肉扯裂的声音，被鲨鱼一嘴吃去四十磅。桑蒂老人狠狠地用鱼叉刺进鲨鱼的头部。鲨鱼第二次袭来的时候，鱼又没有了，他把小刀绑在桨柱上与鲨鱼拼搏。第三次，只得用船桨、短棍、舵柄……，这时候的桑蒂老人，只有由身上的痛苦告诉自己还活着。

当桑蒂老人拖着大鱼回到岸边，大鱼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鱼骨架——鲨鱼把所有的鱼肉都撕光了。

英雄主义的悲怆。

勇气，刚强地迎向冷酷的存在，一直是海明威创作的中心主题。

评论家约翰·布朗说：“这部小说具有几乎于圣经的光华，再一次重述在物质失败面前精神的胜利。”

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辞宣称：“在出海捕鱼的故事框架中，一场人的命运之戏曲上场了。这篇小说，是对于即使在物质上收获归于乌有时，仍然要坚持下去的战斗精神之赞歌；是在失败中获得道

德上的胜利的赞词。”

在杀死鲨鱼，击败第一次攻击之后，桑蒂老人在海上自言自语道：“事情来了就要勇敢接受”，“人不是为挫败而生的”，“人可以毁灭，却不能被挫败。”

这是不是海明威的自白呢？

海明威不是一直坚持作家必须写他知道的事吗？海明威的作品，广义上说，是自传性的。作品与生活互相影响，互相加强。在海明威最好的作品中，他把个人的经验变形成为一个时代的整体经验，有时甚至超越他那一代和他本身文化社会的普遍性。这里不就是最好的一例？

海明威一生骚动，扮演了许多角色，猎人也好，拳师也好，酒徒也好，都是男性的角色。海明威一生除了两次坠机之外，参加过五场战争和六次革命，每次都亲临火线，出生入死！难怪有人杜撰了一个笑语：如果海明威真正出现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他会在颁奖典礼之后参加一连串酒会，等他酒酣耳热之后，他一定会找瑞典学院的院士们摔跤。

“这一个”海明威。

当然，在他多方面的生活中，他的作品是他唯一在意的事。他崇拜艺术，对艺术真挚到病态的地步。他从不停歇地体验着时代和人生，他不惮其烦地修改作品，追求他那干净利落的、男性化的文体，以达到至善至美的单纯。瑞典学院对海明威得奖评语是：“由于他对小说艺术之精湛——这点在其近著《老人与海》中表露无遗——同时亦由于他对当代文体之影响。”这是对海明威文学地位的结论。

离开佛罗里达，我终于回到太平洋西岸。海明威毕竟与我们隔着大洋，他的年代毕竟遥遥而去。中国文学历史绵远，自有辉煌。贵州文学也并不晦暗。在浮躁的社会变革中，我们的文学也有迷失、尴尬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记住海明威海蓝色的眼珠。他全身都衰老

了，眼神却是坚定的，深邃的，透露出生命的力度。我们有理由获得支持。要有一种深藏于内心的信念：在这样的年代创作是绝对的荣耀！

这是一种强大！

海明威在受奖典礼的答辞中极有感触地说：“写作、在其巅峰状态时，是一种孤寂的生活”，“当作家摆脱了他的孤寂，他的声名日甚，而他的作品却也开始败坏。因为作家总是在孤寂中工作，而且如果他是一个够好的作家，他必须每天面对着永恒，或者面对缺少永恒的事物。”

愿我们贵州作家，开拓面对的生活，开拓自己的才华，不辍地铺开你的稿笺，在一种孤寂之中……

1993. 5. 30 贵阳

序

胡维汉

十年前，我到煤矿深入生活，听矿工朋友们说，世上有三种行业的人最苦，一是码头工人，二是地质工人，三是煤矿工人。可能是自谦吧，他们将自己屈居第三；而一旦解释开来，煤矿工人似乎又应当列为第一。不是么？他们经年累月在井下劳动，几乎享受不到阳光；他们在井下随时可遇险情，每次上班都像出征；他们的生存环境简陋，被概括为黑、脏、乱、差；他们……总之，苦处很多。而不能在矿上安家的“半边户”，可能就是“苦”中之最了。不过，当他们谈起煤炭事业时，又会自豪地宣称：我们是特别能战斗的人！

金永福同志的长篇小说《半边户》，描写的主角就是不能在矿上安家的煤矿工人。作品的生活味很浓，看得出，作家对煤矿的生活相当熟悉，特别对“半边户”有着深切的理解和同情。他同他们就像好朋友那样，常用促狭的眼光打量他们，有时甚至揶揄他们，而从轻松的笔墨中却可透视一个个沉重的人生，他们身处偏僻封闭的山区，劳动异常繁重，生活单调，都有家庭负担却又缺少家庭的温暖；他们的文化水平一般都不高，思想空间狭窄，思维方式简单，出言粗鲁，常处于性压抑状态。这一些可称之为落后的特点，是贵州煤矿现实生活中难以抹去的现象，只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进程而变化。作品真实地描绘了这一切。当然，只有这些是不够的，作家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在一幅幅独特的生动的生活画面中，我们可以触摸到一颗颗热爱生活、率真、善良的心，他们下井如出山之虎，在班长周围像一家子那样亲密团结，还时而会迸发出为国家为他人的奉献精神。由于改革的深入，有的“半边户”在农村的家庭境遇改善，又缺劳动力，但他们宁可舍弃与家人的团聚，不顾妻子的埋怨，对让他们长期过着难堪的单身生活的煤矿难以割舍。作品对

这些虽没有着意渲染，却由此而出现了感人的思想力量。

作品塑造了矿上的工人和干部、农民、城镇居民等不少的人物形象，而最具特色的还是“半边户”们的形象。应该说不是每一个形象都塑造得很好，但对主要人物孙达得班长的塑造是相当成功的。他朴拙，木讷，憨厚，以奉献为荣，以助人为乐。他靠自己的人格力量将一班“半边户”紧紧攥在一起，去井下冲锋陷阵，出色地完成采煤任务。他对手下的“半边户”们情同手足，把他们的事都当作自己的事，甚至将自己的床拆了改成小床让矿工的孩子住，假装生病去为矿工求药方，为烧伤的矿工家属献皮……。在作品中这个人物是举足轻重的，没有这个人物，或这个人物塑造不成功，将会大大影响整部作品的格调，并使其减少光彩。

小说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而是通过一个又一个“半边户”命运的描绘，带出或矿区，或农村，或城镇的社会生活图景。这种写法一般不易讨好，但作家居然写得自然流畅，引人入胜，这是难得的。这与作品不是去着力表现人物在生产和工作进程中的作为，而是着力去表现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有关。一般说来，表现前者更能贴近社会心脏，触及时代脉搏，奏出黄钟大吕式的强音，但的确难以写好。从侧面切入，透视社会，以小见大，常常是聪明的选择。应该肯定，《半边户》对矿区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是有所透视的，不过透视力还不太强罢了。这部小说的叙事方式以对话为主，这是中国小说的传统写法，手法的偏向单一给写人状物都会带来困难，但这部小说却写的得心应手，舒卷自如，一些人物的出场如闻其声，这是作家对所描写的对象很熟悉的缘故。风格流派的多样化是文艺繁荣的重要标志，但作为中国作家，追求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使群众喜闻乐见，还是应当受到鼓励。永福在这上面是作出了很大努力的。

永福长期在六盘水市做文艺工作。六盘水市号称江南煤都，大小煤矿星罗棋布，来自贵州全省和全国各地的矿工云集于此，在黑

沉沉的世界里开拓进取，为人类奉献光和热。煤矿给他们造就了一种特殊的生存环境，他们因此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精神风貌。理解了他们就会崇敬他们，理解了他们就会更深刻地理解我们的时代。有责任感的作家艺术家，生活在这里是不会对他们无动于衷的。永福多年来经常深入矿区，已经发表了不少反映煤矿生活的作品，《半边户》可算其中最出色的一部。在我省反映煤矿生活的作品中，它也别具特色。他的这些作品，至少在读者与“特别能战斗”的煤矿工人之间铺设了一条很有吸引力的认识理解之路。

永福同我是老朋友。因我过去也常出入于煤矿，写过一点反映煤矿生活的东西，便嘱我为即将出版的《半边户》作序。对此我是乐意的。愿永福铺设的通向煤矿的认识理解之路越铺越宽阔，越铺越具有魅力，也希望有更多的作家艺术家当煤矿工人的知音。

1995年9月

“半边户”这词儿字典里查不到，辞海里找不着。可在我们矿，却是家喻户晓，人人明白的。这词儿常常出现在矿计生员的口中。他的口头禅是：“我操！半边户难球搞！”这下大伙儿明白了吧？半边户就是夫妻双方一方是工人另一方是农民的人家，具体讲，就是指我们这帮老婆在农村或者两地分居的单身汉。

——摘自周仁义的讲演稿。

我们这个班，从班长一直数下来，到我，都是清一色的半边户。班长姓孙，取个小名字叫孙达得，让人一下就想到《林海雪原》里的那个叫孙达得的战斗英雄。可除了姓名相同，班长跟那个孙达得根本扯不到边。班长下身不长上身长，阳光下看人看物模模糊糊，半闭着一只眼像在瞄准打枪。可一到井下，一对眼睛睁得像铜铃，黑暗里也能看出指头大的缝隙，比猫头鹰还厉害。班长天生是一块下井的料。听人讲到《林海雪原》里的孙达得如何了得，他只会眯着眼睛“嘿嘿”地笑。末了，站起来挠挠后脑袋，说一句：“咱孙家有能人。”样子很羞涩，这模样与他在井下判若两人。他一到井下，便如鱼儿得水，带着我们一班人月月创纪录，年年夺先进。矿上的高音喇叭里三天听不到班长的名字，从矿长到家属都觉得不正常。这时，矿长就会把宣传科科长叫去，拉下脸问他是如何抓宣传的。矿长姓龙，除了工资表和上报的先进材料上写着他的名字外，全矿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只喊他“矿长”，以致使大多数人忘了他的姓和名。“听不到孙达得班的情况，我睡不着！”矿长很严肃地说。于是，宣传科长老黄就一颠一摆地来找我，要我提供材料。我平时爱看点书，没有选择，抓着啥就看啥，看了也就忘了。偶尔耍耍笔杆，那是在喝了酒后，喝得一半清醒一半醉。那时脑子特别灵光，词儿一个个往外冒。写完了，顺手一扔，仿佛酒也就醒了。我和老黄认识是他看

了我划的鸡脚叉后开始的。那天，他来采访班长，班长不在，他踱步到我的宿舍，见我扔在地下的纸片便拾起来看了。“哟，你还能写东西！”他摇着头，惊奇得如同发现新大陆。随后，就发展我为业余通讯员，要我定期为他们写个广播稿。我硬着头皮写了一篇，题目很长，叫《这个孙达得胜过那个孙得达》。老黄很认真地改了一遍，交给广播员广播了。班长听了，说：“你这个酸秀才，胡球搞！”我一下子泄了气，除了得个“酸秀才”的绰号外，稿费也不得一文，不干了。咱是个采煤工，笔杆儿玩不转，一心一意干老本行吧。这叫做“排除私心杂念，坚守岗位作贡献。”虽然我不再写稿了，但老黄要写我们班，总要来找我凑材料。他说我脑子灵，点子多，不像班长，只会干，不会说，三锤打不出个冷屁来。“小周，帮个忙。”他递过一只烟，点燃后才说话。每次，他总是这个程序，错不了的。“这个嘛……”我也总是卖个关子。这时老黄就急了，眼镜后面的那两只眼睛像两只可怜的小老鼠。我一看就乐了，然后就有的无的侃起来。老黄一张脸兴奋了，手中的笔在小本本上唰唰地记录着，一边写，一边说“好好好！”末了，合上本子，说：“小周，你帮了我的大忙了！”我知道老黄的这碗饭也不好吃，便大度地说：“用得着我的地方，说一声打个招呼。冲着你老黄让我们班誉满全球，你的事就是我的事，靠边的是他妈的缩头乌龟！”老黄很感动，抓住我的手摇了几下，一副很理解的样子。老黄在我供给他的材料上加工拔高，芝麻大的事就变成气球那么大了。在我们矿，老黄是有名的笔杆子，写的材料呀广播稿呀的，掣起来有人高。他一写稿就抽烟，一根火柴可以用一天，抽到烟屁股了再接上一只，嘴上一只烟总是不断。我见过他写的材料，每一页上都有五六个或头十个针头大的洞，那是烟灰掉下来烧的。老黄写好稿就跑广播室，每次都要亲手把稿子交到广播员的手中。广播员是个女的，长得不怎么样，是矿长的小姨子。老黄坐在一边看广播员播音。听到广播员甜润润的声音往高音喇叭里窜了，老黄便打起了瞌睡。有时鼾声从广播里传出来，惹得全矿哄动。时

间久了，次数多了，大伙也就习惯了。矿长呢，在喇叭里听到“孙达得班”四个字，如同吃了安眠药，放心落意地睡去了。这时，除非井下出事故，否则，他是不准别人打扰的。

矿长是从工人干上去的，是我们班的第一任班长。他不忘本，对我们班有特殊的感情，自然而然把我们班视作他的御林军，他的王牌，他的骄傲，要求我们“特别能战斗”。不知是不是冲着他的这一份感情，我们班没有一个是孬种，有十分力，决不出九分九，个个都是拼了命干的。有一年，全矿务局要选一个劳模进北京，矿长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班长。矿长让老黄往上报了材料。名字圈下来了，可班长不愿去，推说他白天眼神不好，怕有损首都形象。矿长一听就火了，说：“你是劳模，这形象光辉得很。你去是给首都增彩，给全矿全局职工家属增光！”班长还是不说话，矿长就下了死命令，班长就只得执行。那天，我和东北虎、金钱豹、小母牛、假女人、技术员几个兄弟和矿上的领导们一块送他上火车，大伙说说笑笑，可他的精神一点也不好。登上火车那一阵，他回过头来看我们，那样子像去赴刑场，泪花滚滚，眼神无光，让人觉得十分可怜。班长一走，我们仿佛被人抽了脊梁，失了主心骨，身子散架了，干活没有力气，喝酒没有味道。东北虎开口就“我操！”金钱豹一句话不对劲就抡老拳。我是代班长，可拿不住，大伙跟本不把我放在眼里。这期间，“小母牛”全得福最让我难堪。这小子不知从哪里弄个女人来，睡了两夜才被“假女人”乔大桥发现。“假女人”跑来偷偷告诉我，我把全得福喊来，臭骂他一顿说要送公安科。他求我不要向矿上反映，把那女人打发走了。其实，我只是想吓唬他一下。这类事捅上去，不是给我们班脸上抹黑吗？不把“文明”的牌子砸了才怪！班长回来咋个有脸向他交待？这件事压下去后，虽说假女人对我有些意见，但东北虎和金钱豹他们认为我处理得好。至于全得福，对我就是一片感激了。不但请我喝了一顿酒，而且当着我的面赌咒发誓要帮我弄个班长当当，说我有水平，当干部一定得人心。那一刻，我竟被他

说得心花怒放起来，忘了自己是采掘工了。通过处理这件事，我发觉我说的话有人听了。分个工什么的，大伙也不反对。一到工作面，各人理起各人的事干，仿佛班长仍然在身边一样。这就鼓励了我的积极性，我模仿着班长的样子，带着大伙挥汗如雨。班长在井下只穿一条短裤，我也只穿一条短裤；班长爱抢重活干，我也抢重活干。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是班长了。可是，歇下来，大伙总是不自觉地问：“班长快回来了吗？”我看到了大伙盼望的焦急目光，心里“咔哒”一声，明白了我是不能代替班长的，我的表现白费了。在这个班，是没有任何人能取代孙达得班长的。只有他，才能把大伙团结成一人，扭成一股绳；只有他才能让大伙佩服和信任；只有他，才能把大伙吃奶的力气挤出来。他不说话，站在那里就是一块磁铁；他抓起铁锹，大伙就会直奔迎头，在撑子面上大显身手。

不知怎么的，我在梦中也梦见班长回来了。他胸前戴着大红花，披着大红绸子，满面红光地走来，又威风又气派。矿长上前和他握手，小学生上去献花，宣传队又是跳舞又是唱歌，鞭炮声、锣鼓声响成一片，那场面，热烈得起火！人们把他围在中间，他不断的招手。我想挤过去和他握手，可费尽浑身的力也挤不动墙一样的人群，脚反而被人狠狠地踩了一下，疼得我叫了一声，我就这么醒过来了。睁开眼，见东北虎站在我的床前，指头弹着烟灰，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我看看疼痛的脚，见上面还留有烟灰，知道这东北佬搞了我的恶作剧，是他用烟头烫了我露在被子外面的脚。“我还认为你他妈的睡不醒呢。”他说：“快起来穿好裤子走。”“去哪里？”我问。“听报告。”他说。我最怕听报告，一听就打瞌睡，就觉得身上长满了虱子，浑身痒得不行。瞌睡又来，身上又痒，这滋味让人受不了。我重新躺下，说：“不去！”“真不去？”他问。“不去就是不去，还有什么真假的。”我没好气地说。他走到门边，回过头来说：“我操！去听班长作报告。”我一骨碌爬起来，问：“班长回来了？”“广播叫了半天了，通知全矿职工家属去听劳动模范孙达得同志作报告。”他说完，

扔下我走了。我三下五除二穿好衣服，撒脚就往大礼堂跑。大礼堂里已坐满了人，黑鸦鸦的一片。台上坐着矿党政领导和我们班长。班长和我梦见的一个样，披红戴花，灯光下看那张脸，虽说不上神采飞扬，但也生动和充满朝气。只是一双手不知放哪里，一双眼睛也不晓得往哪里瞧，显得踌躇不安。班长到过北京，算见过大世面的人了，怎么还是一副上不得台盘的样子呢？我相信，班长坐在台子上，不会比我听报告好受。大会开始，照例是书记讲了矿长讲，然后是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班长作报告。班长在掌声中惊恐地站起来，不见他拍手，也不见他招手和点头，就像突然从地下冒上来的一段木头。掌声响了好一阵子，大家手掌都拍麻了，但见班长仍旧站着，又拍。不过，掌声渐渐的稀拉了，节奏也慢多了。书记和矿长把班长夹在中间，班长这么老站着，就老高出他们一大截，仿佛班长挑着担，一头是书记，一头是矿长。掌声完全息了，班长还这么站着，书记和矿长都急了。书记看矿长，矿长瞅书记，都没有了主意。这时，宣传科长老黄一趟小跑上了主席台，将一份稿子递给了书记，书记看了一眼递给矿长，矿长只扫一眼题目就放到班长面前的桌面上。班长不识几个字，自然认不得纸上写的是是什么，越发的慌了，面红筋胀，额上冒汗。书记见了，抓过话筒说：“孙达得同志非常激动，非常激动呀！他有很多很多的话要向党和领导，向全矿职工家属同志们说。可千言万语，不知先说哪一句。”“就说说进北京的事吧。”矿长对班长说：“大声点，让大伙都听到。讲，大胆讲！五毒俱全的井下都不怕，红旗飘飘的台子上你怕个卵？！”矿长这话传去很远，台下的人也听到了，引起一阵哄笑。班长却听在心里，如同打了镇静剂，狂乱的心开始有节奏地跳了。他张张嘴，台下的人们以为他要讲话了，一下子静下去，也都张大了嘴巴。可班长只是咳了一声。声音从话筒里传出去，礼堂里犹如打了一声雷，震得玻璃响。大伙“哗”的一下笑起来了，会场的气氛一下子轻松了。班长跟着笑起来，说：“我、我这个人不怕挖煤，就怕讲话，作报告是大姑娘上轿

——头一回，讲得不好，大家不要笑。这回我到北京，长了不少见识。到了宾馆，登完记，就把我们过磅秤，十个人站上去，那磅秤墙上的数字一闪一闪，呼的一下就把我们拉到十楼了。我体重多少，工作人员也不告诉，闷在心里，难受，又不便问。住下了，才知道那不是磅秤，是叫‘电梯’的东西……。”“你……你……”矿长指着班长，早已笑作了一团。书记沉得住气，脸仍然绷着，很严肃的样子。台下可不得了，一个个笑得泪花滚鼻涕流，前倾后仰，洋相百出。“我操！”东北虎坐在我的身旁，抹去淌出来的泪水，说：“咱班长尽出洋相！”“从来没有坐过电梯嘛。”我为班长辩护：“谁知道那玩意叫什么？班长称为磅秤，我看他脑子比我们转得快。”东北虎不知想到了什么，叹了一口气，说：“哎，咱这煤黑子……。”便没有了下文。我知道他是想说，咱这煤矿工人长年累月战斗在地层深处，去是巷道，来是巷道，外面的东西什么也不懂，什么也认不得。外面的世界再精彩，也与我们无关。巷道就是我们的世界，撑子面就是我们的战场。说可怜，我们也真够可怜了。有本事的旅游世界，当官的逛名山大川、北京、上海，我们呢，长年战斗在煤海。班长把电梯叫作磅秤，能怪他吗？“你们不要笑嘛，”班长在台上说：“咱就是这么个水平，没有见过世界，给咱矿丢脸了。”说着侧过身去向书记和矿长鞠躬致歉。“继续讲，继续讲。”矿长挥挥手，说。班长又讲了，说“早上起床后，喊‘早点’了。我看看表，都七点半了，早什么呀，难道还要我们再睡一会？嗨，我又错了，是喊吃早餐。北京人把早餐叫作早点，又蒙骗了我一回。北京呀，硬是去不得，尽出我们工人的洋相……。”“你他妈的土包子！”矿长笑着说。于是，台上台下又笑。书记让班长再讲，班长说“完了”，于是就坐下喝水。书记抓过话筒，眼睛扫着全场，目光灼灼的，说：“刚才，孙达得同志给大家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很生动，很深刻嘛，很有启发性嘛。说明我们煤矿工人很朴实，说明我们煤矿工人要身在煤海、胸怀全球，地球转一圈，我们要转一圈半。认不得电梯不是耻辱，恰恰说明了我们煤矿工人的

伟大。多出煤、出好煤就是好矿工，我看认得电梯的人，他决不会挖煤！至于把早点叫作早餐嘛，各地叫法不一样，没有什么好笑的。”书记停了停，说：“孙达得同志很谦虚嘛，对自己的先进事迹和作出的特殊贡献闭口不谈，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包括我，认真学习。他的事迹大家都知道了。这次，他代表我们矿去北京，受到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不但是他个人的光荣，也是我们矿的光荣！孙达得同志为我们矿增了光露了脸，全矿职工、家属都要向他学习，苦干硬干拼命干，把我们矿搞上去！”书记讲完了，矿长接着说：“同志们，孙达得班是一个尖刀班，是咱们矿的骄傲！孙达得同志是一个很好的班长。我常说，要找一个书记、矿长容易。你们不是说官位是个马铃铛，挂在哪个的脖子上都会响嘛，我原来是一个工人，矿长这个铃铛挂在我的脖子上，照样摇得叮铛响！可是，要选一个好班长就难了，难在他要特别能战斗！孙达得同志就特别能战斗！同志们，他是一个半边户，负担重呀，困难大呀，但是，你们听到他叫过苦吗？没有，他像一头老黄牛，对，他是咱们矿的老黄牛，一头只知道干活的老黄牛！这样的老黄牛咱们矿太少了，咱们要通过向孙达得同志的学习运动，涌现出更多的老黄牛！”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书记见矿长放下话筒，就宣布散会。然后，和矿长等人拥着班长走向小餐厅了。

“今晚我作东，请兄弟们喝几盅。”东北虎把我们一班人邀在一起说。大家都说“好好好”，只可惜班长去了小餐厅。“这下，班长攀上高枝了。”“技术员”丁文化慢悠悠地说。“说不准脖子上会弄个马铃铛挂挂。”金钱豹王斗地语言中有了怨气。“小母牛”全得福嘻嘻地一笑，说：“班长不是那块料。报告都不会作，还能当官？他要能当官，狗都要笑出屎来，我把我的全字倒着写。酸秀才，你说是不是？”我说：“难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如果班长家那座坟埋有一块狗骨头，谁敢保证他不高升？这类事呀，历史上多了。有的人，今天还在讨饭，明天就黄袍加身。好运来了，要挡都都挡不

住。这叫‘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喽！”东北虎说：“老子才不信这一套。现在什么不讲关系？没有关系你当窑的官。现在流行什么来着？‘没有关系找关系，有了关系后台硬，用好关系握命运，关系一通百事通，关系不通一场空’。我操，和我一块从东北来的，哪个不是一官半职的？我为什么呆在井下？不会找关系，不会用关系！不说一官半职，老婆都调不来，至今还是一个半边户！”这后一句话捅了大伙的心病，大家大眼看小眼，都不吭气了。“喝！”金钱豹抓起酒杯：“说这些管球用。都当官了，谁来挖煤？我这个人想得开，有酒就喝酒，管他妈的关系不关系。人生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别他妈的自寻烦恼！”“还是王哥看得开”。“假女人”乔大桥说。“喝酒喝酒！”全得福一仰脖子先干了一杯。于是，大家都干了杯中酒。三杯以后便喊拳，照例是南北战，照旧不分胜负，照旧喝得一个个忘乎所以原形毕露。这时，班长推门进来了，脑前没有大红花，肩上也沒有披红绸子。我眼尖，先看到班长进门，忙说：“欢迎班长凯旋归来！”班长笑咪咪地一一摸我们的头，像摸他儿子。他这个人不会表达感情，这动作可能是他爹传下来的，比握手呀拥抱呀更让我们感到亲切。“嘿，可把你盼来了”丁文化说。全得福说：“班长又不是大救星。”“少来这一套，喝酒！”东北虎说。“我先吃点东西。”班长说，伸手抓了个大馒头，一口咬去半边。“我就早知道在那种宴会上吃不饱，他妈的喝也不痛快！”东北虎得意地说。“原来你是备下这桌酒菜给班长接风？”金钱豹恍然大悟，隔桌给了东北虎一拳：“你小子狡猾狡猾的，让我们背个名。”“头十天不见班长了，大伙聚一聚，高兴高兴。”东北虎说了实话。我们每人敬了班长一杯。喝得他脱了衣服抹胸脯上的汗水，话也就多了起来。他说，在北京的头十天，差不多天天都梦见兄弟们。他说，北京就个人多，不得在法，还是咱矿好，活得有滋有味，下了井脱光裤子也没人管。北京可不行了，吐泡口水都要挨罚款。是人，哪有不吐痰吐口水的？他说，下午在台子上，他心头闷得慌，不晓得讲了啥。“你把电梯说成磅秤。”丁